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宋 鎔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參同契發揮

宋 俞琰 撰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廣成子之懷玄抱真也專氣致  
柔能如嬰兒老子之懷玄抱真也乃若女媧氏煉五  
色石以補天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此又列禦寇

漆園吏之丹法也學者勿謂夙有仙骨方可希求要  
之但辦肯心無不可者聖賢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為  
者亦若是志道之士誠能發勇猛心辦精進力勤而  
行之夙夜不休則時至而氣自化水到而渠自成又  
何患乎煮頑石之不爛磨鐵杵之不為針也哉但恐  
學而不遇過而不得雖得真訣復不能守朝為而夕  
欲其成坐修而立望其效升勺之利未堅而鐘石之  
費相尋根核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如是則雖

有廣成老子為之師列子莊子為之友亦末如之何  
也已矣馬丹陽金玉集云煉氣作生涯怡神為日用  
常教龍虎調不使馬猿弄又云觀天行大道默然得  
交泰本師傳口訣無為功最大蓋古之修丹者一念  
不生萬法俱忘澄澄湛湛惟道是從於靜定之中抱  
沖和之氣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  
周流不已神氣無一刻之不相聚及其內丹將成則  
元氣兀然自住於丹田中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昔者

黃帝間居大庭之館三月內視蓋用此道也此道至簡至易於一日十二時中但使心長馭氣氣與神合形乃長存與日月而周回同天河而輪轉輪轉無窮壽命無極指玄篇云但能息息皆相顧換盡形骸玉液流其說是已至若呼而不得神宰則一息不全吸而不得神宰亦一息不全要在心與息常相依神與氣常相守念念相續打成一片然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靈源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

自定仙樂集云氣神相見性住命定蓋不可斯須少  
離也常人則不然氣雖呼吸於內神嘗縈役於外自  
幼而趨壯自壯而趨老未嘗有一息駐於形中遂使  
神與氣各行而不相守卒之宅舍空虛牆壁頽毀而  
主人不能以自存此豈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哉失道  
而自逝也施栖霞真鍾呂傳道集云所呼者自己之元  
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若其根  
源牢固元氣不損則呼吸之間尚可奪天地之正氣

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正氣隨呼而出身中之元氣不為己之所有而反為天地之所奪是故仙人多云採鍊貴及時鼎器一敗則不可救藥蘇子由晚年問養生之說於鄭仙姑仙姑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蓋藥材貴乎早年修煉若至晚景行持則老來精虧氣耗鉛枯汞少縱能用力惟可住世安樂爾翠虛篇云分明只在片言間老少殊途有易難蓋謂此也或曰呂純

陽五十歲而始聞道馬自然劉朗然皆得道於六十  
四歲之後何也曰屋破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  
復法金寶積如山顧吾平日所養何如爾

服煉九鼎化跡隱淪

九鼎火候之九轉也九轉火候數足則變化蹤跡憑  
虛御空而逍遙乎天地之間也呂純陽窰頭歌云  
九年火候都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  
通從此天仙來相賀此之謂也

含精養神通德三元

三元上中下之三田也含養之久力到功深則精神  
內藏和氣充周於一身而百骸萬竅無不貫通自然  
如天河之流轉混元寶章云歲久不勞施運用火輪  
水軸自迴環是也夫所謂含精養神者外不役其形  
骸內不勞其心志也蓋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日  
復一日斲喪殆盡而與草木俱腐豈不大可哀乎是  
故修丹者虛其心忘其形守其一抱其靈故能固其

精保其氣全其神三田精滿五臟氣盈然後謂之丹  
成譚景升化書云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  
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為此正  
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  
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  
藏所以為珠玉之房誠至論也

精溢腠理筋骨緻堅

腠理皮膚之間也修煉至於精溢腠理則血皆化為

膏矣翠虛篇云如今通身是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  
蓋修煉之功莫大乎填腦髓者髓之海腦髓滿則純  
陽流溢諸髓皆滿然後骨實筋堅永無寒暑之憂也  
衆邪辟除正氣常存

人之所以能修煉而長生者由其能盜天地之正氣  
也人之所以能盜天地之正氣者由其有呼吸也呼  
至於根吸至於蒂是以能盜天地之正氣歸之於丹  
田也人之呼吸猶天地之呼吸也皇極經世書云冬

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張觀物註云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舒萬物以出故為  
呼夏至之後陰長陽消斂萬物以入故為吸若自日  
言則子以後為呼午以後為吸天之一年一日僅如  
人之一息是以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在大  
化中為一年而已今以丹道言之一日有一萬三千  
五百呼一萬三千五百吸一呼一吸為一息則一息  
之間潛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

十日四百八十六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  
之數於是換盡穢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始而易氣  
次而易血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  
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積九年而閱九變然  
後陰盡陽純而與天地齊年茲其為長生超脫之道  
也今魏公謂衆邪辟除正氣常存者晝夜運火煉盡  
陰氣變為純陽而正氣常存乃能長生也翠虛篇云  
透體金光骨髓香金筋玉骨盡純陽煉教赤血流為

白陰氣銷磨身自康蓋純陽者為仙純陰者為鬼陰陽相半者為人人能煉陽以銷陰乃可以為純陽之仙若有纖毫陰氣煅煉未盡則不得謂之純陽也累積長久化形而仙

大矣哉丹道之法天也難矣哉丹功之不息也何以言之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夫天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晝夜之運也人能觀天之道反而求之吾身亦如天道晝夜之運則長生久視之道實

在於此捨此更無他道也蓋晝夜之運即天之道也  
人以藐然六尺之軀乃能法天之道而與天道同其  
運則其為道也豈不大矣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彊不息夫子作象之意欲使知道君子象天行之健  
也天之所以常行而不已者以其健爾健則能行之  
無已君子欲其行之不息當法乾健以自彊其志斯  
可矣蓋不息者人之所難也天道之運晝夜而不息  
人而象天道晝夜之運而不息豈不難矣哉然而天

下之大事必作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其易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是故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亦在夫  
積久之功耳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  
乃成真故自片餉結胎之後百日而功靈十月而胎  
圓一年而小成三年而大成以至九年功滿人事皆  
盡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蓋未有不自積  
累長久而得之者若曰不必積久功夫而可以平地

登仙則猶一銚而欲掘九仞之井一步而欲登億丈之城豈有是理哉通玄真經云寸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故夫人之學道不患不成惟患不勤不患不勤惟患無久遠之心蓋久遠之心最為難也吳宗玄玄綱論云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若知者能立志立志者能絕俗絕俗者能專精專精者能勤久

未有學而不得者也世降俗末去聖逾遠學者每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皆莫能相終夫既立志不堅信道不篤朝為而夕改始勤而中輟悅於須臾厭於持久乃欲與天地齊年不亦愚乎內觀經云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若使不難則滿市皆神仙矣安足為異耶呂純陽詩云三畝丹田無種種時須假赤龍耕曾將此種教人種不解營治道不生

茲豈道之遠人哉人自遠道爾人徒見悟真篇云赫  
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實語信堪聽若言九載三年者  
盡是推延歎日程遂執此以訕笑累積長久之說殊  
不究紫陽此詩蓋引用韓逍遙之語以曉夫世之不  
知有一日見效之妙而徒事三年九載之勤者爾非  
曰一日便可登仙更不用累積長久之功也嘗試論  
之上清集云教我行持片餉問骨毛寒心花結成一  
粒紅渠言即此是金丹又云開禧元年中秋夜焚香

跪地口相傳竭爾行持三兩日天地日月軟如綿又云縱使功夫永見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知火候始凝堅如此則金丹之小效固可以片餉見之而金丹之大功蓋不止於一日矣抑嘗以古人之說攷之如王易玄云九轉一年功壽可同天地又云火運經千日爐開見八瓊又如韓道遙云十月滿足麗乎二儀又云三年法天行道永世無為金質王韓二公皆

唐之得道真仙也肯妄言哉又如呂純陽云千日功  
夫不暫閒河車搬載上崑山又云才得天符下玉都  
三千日裏積功夫又如劉海蟾云爐閉八關終九五  
藥通七返是三年又云九轉功成千日候已知名姓  
列仙都夫洞宿之與海蟾乃列仙中之錚錚者肯妄  
言哉不特此也又如陳朝元云含養胞胎須十月焚  
燒丹藥在三年又云九年還返無差錯煉取純陽作  
至真又如王良器云大將天法烹千日恁時除假只

留真又云靈芝種滿三丹田千日功夫延萬年又如  
薛紫賢云四象包含歸戊己精勤十月產嬰孩又云  
昇騰須假至三年攜養慇懃多愛戀又如劉虛谷云顏  
容可定因三住胎息成功合一周又云大功欲就三  
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又如陳默默云炁候簇成須  
百日功夫煉就是三年又如李長源云勿謂丹成消  
一日到頭須下數年功又如陳翠虛云片餉功夫修  
便現老成須是過三年又云千朝火候知時節必定

芽成承自乾諸公之說豈皆謬為此論以誑惑後人者丘長春磻溪集云假使福輕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吾黨其勉諸

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石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積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

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  
以意參焉

指玄三十九章云求仙不識真鉛汞閒讀丹書千萬  
篇蓋丹書所謂鉛汞皆比喻也在學者觸類而長之  
爾殆不可執文泥象舍吾身而求之外也載惟古之  
聖賢憂憫後世有好道之士不得其說遂為之隨傍  
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以開示之實欲使學者有  
可以為溯流尋源之地也然其著書立言往往隱藏

本根不肯明言其事惟託五金八石為號以露見枝條而已後之得其書者不究其旨徒爾韞積終身以至子子孫孫世世迷惑燒竭朱汞竟無所得遂使在官者棄官服田者廢田商人失其本業志士無以聊生甚可傷也魏公傷其如是遂乃定錄此參同契一書傳行於世其間分兩有數不妄發一句因而相循不閒着一字枝條一披核實隨見可謂字約而易思事省而不繁矣或者見其三篇之多疑其太贅殊不知

知三篇即一篇也一篇即一句也以一句口訣散布於三篇之內所以錯亂其辭孔竅其門者不敢成片漏泄也智者誠能審而思之以意參之必當自悟焉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

道之大無可得而形容若必欲形容此道則惟有天地而已矣天地者法象之至大者也有玄溝焉自尾箕之間至柳星之分界斷天盤不知其幾萬里也修丹者誠能法天象地反而求之吾身則身中自有一

壺天方知魏公之所謂玄溝吾身亦自有之蓋不用求之於天也何謂玄溝天河是也

河鼓臨星紀今人民皆驚駭

河鼓天河邊之星也其位在斗牛之間星紀天盤之丑位也河鼓臨星紀則驅回尾穴連空焰趕入天衢直上奔正當其斬關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豈不竦然驚駭翠虛篇云曲江之上金烏飛姮娥已與斗牛歡即河鼓臨星紀之謂也又云山河大地發猛火於

中萬象生風雷即人民皆驚駭之謂也

晷景妄前却分九年被凶咎

晷景即火候也前却即進退也九年即九轉也以九年感而小之則一月一還為一轉翠虛篇謂九轉功夫月用九是也更感而小之則一刻之中自有小九轉金丹大成集謂九轉功夫在片時是也晷景妄前却分九年被凶咎者火候之進退不可毫髮差殊然後九轉之間穩乘黃牝馬而可保无咎反是則九轉

之間翻却紫河車而凶咎隨至矣悟真篇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信不可不慎也

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後

太上素靈經云人身有三一上一為身之天帝中一為絳宮之丹皇下一為黃庭之元王夫上一天帝即泥丸太一君也中一丹皇即絳宮天子也下一元王即丹田元陽君也今魏公謂皇上覽視之者運神火照入坎中以驅逐坎中之真陽也王者退自後者真

陽因火逼而出位於坎也於此駕動河車則真陽飛騰而起以點化離宮之真陰矣

關捷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

天形如彈丸晝夜運轉周匝無休其南北兩端一高一下乃關捷也人身亦然天關在上地軸在下若能回天關轉地軸上下相應則一息一周天也

江河無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海乃百川所歸之地江河之水所以注於海而無枯

竭者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而往來相循環也人身亦然一氣流通則八路之水皆逆流奔注於元海中也天地之雌雄兮徘徊于與午

午者天之中也子者地之中也子午為陰陽相交水火相會之地日月至此勢必徘徊今人以太陽當天謂之停午即徘徊之義也以丹道言之上升下降一起一伏亦徘徊於子午蓋與天地同途初無異也

寅申陰陽祖兮出入終復始

斗指寅而天下春陽氣自此而發生暢萬物以出斗  
指申而天下秋陰氣自此而肅殺斂萬物以入則知  
寅申者陰陽之祖萬物出入之門也以丹道言之自  
寅而出自申而入周而復始與天地豈有異哉

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

爰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  
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又云斗  
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

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斗索隱曰春秋運斗極云斗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  
第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今魏公謂循斗  
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者吾身之天罡所指起於子  
而周歷十二辰也夫斗居天之中猶心居人身之中  
是故天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丹法以心運火候猶  
天以斗運十二辰也翠虛篇云奪取天機妙夜半看  
辰杓一些珠露阿誰運到稻花頭蓋謂此也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蒼龍和於  
後

甑山即崑崙山也藥升之時金爐火熾玉鼎湯煎虎  
先嘯龍後吟猶夫倡而婦隨也金丹大成集云夜深  
龍吟虎嘯時急駕河車无暫歇須臾搬入泥丸頂進  
火玉爐烹似雪蓋發明此義也

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止不得  
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

毛羽

朱雀火也顛倒運於鼎中驅赴五行因成五彩翱翔於上為網羅所罩則風雲滿鼎鳴作嬰兒之聲也既被網羅壓止而不得飛舉遂斂身束羽伏於鼎中也赤龍大丹訣云朱鳥愛高飛蟾蜍捉住伊號雖稱姪女啼不過嬰兒赫赫威從盛冥冥力漸衰即此說也元陽子大道歌云青龍逐虎虎隨龍赤禽交會聲噉噉調氣運火逐離宮丹砂入腹身自沖亦此義也

刻漏未過半分龍鱗甲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无常  
主滴滴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  
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中乳雀鬼以雜廁兮交積  
相支柱

刻漏未過半分龍鱗甲鬣起者採之煉之未片餉一  
氣眇眇通三關而黃雲成陣白羊成隊金錢金花金  
鱗紛紛而來也五色象炫燿兮變化无常主者風搖  
寶樹光盈目雨打瓊花雪滿衣而彤霞紫霧變現不

一也滴滴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者丹田火熾泥丸  
風生而三宮氣滿有如飯甑蒸透之時熱湯沸湧於  
釜中也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  
闌干吐鍾乳雀鬼以雜廁兮交積相支柱者一抽一  
添漸凝漸聚澆灌黃芽出土而自然結藥復生英也  
翠虛篇云辛苦都來只十月漸漸採取漸凝結學者  
誠能潛心內煉晝夜无倦則丹體逐時時不定火功  
一夜夜无差如上景象當一一自見之也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

悟真篇云陰陽同類歸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蓋真  
息綿綿勿令間斷則陰陽自得其配虚心凝神純一  
不雜則陰陽自然相守也

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  
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  
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危一分都集  
歸一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

周天二十八宿東方七宿謂之蒼龍西方七宿謂之  
白虎周天十二次東方三次中間一次曰大火西方  
三次中間一次曰大梁大火居東方三次之中在辰  
屬卯在卦屬震在四時屬春在五行屬木而房五度  
大又居大火之中故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  
也大梁居西方三次之中在辰屬酉在卦屬兌在四  
時屬秋在五行屬金而昴七度又居大梁之中故曰  
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也朱雀在張二分正陽

離南午者張乃南方之宿其象為朱雀也然張有十  
八度而特言其二者蓋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自北  
方虛危之間平分天盤為兩段而危初度正與南方  
張二度相對也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者青龍  
白虎朱雀三方之正氣皆歸於玄武之位而房六昴  
七應水火之成數張二危一又應水火之生數猶家  
屬之相親也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危  
一兮都集歸一所者端原其本即是水火二物而已

二物運於鼎中遂列為三五三五即房六昴七張二也三家相見并而歸於危一則結成嬰兒也治之如上科分日數亦取甫者修煉大丹當依上法度而行迎一陽之候以進火而妙用始於虛危也



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  
米

先白而後黃者初如玉液飛空雪漸見流金滿故廬

也赤色通表裏者靈光神焰燒天地風雷雲霧盈山川也名曰第一鼎者以九轉火候言之此為起初第一轉也食如大黍米者丹頭纔方結就僅如黍米之大也

自然之所為今非有邪偽道

金丹大道古仙往往以為自然夫既曰自然則有何法度有何口訣但付之自然足矣又安用師授為哉曰非然也夫丹之法至簡至易其神機妙用不假作

為不因思想是故謂之自然然必收視返聽潛神于  
內一呼一吸悠悠綿綿不疾不緩勿令間斷然後神  
歸氣中氣與神合交結成胎蓋非一味付之自然也  
金碧龍虎經云自然之要先存後亡夫先存後亡者  
先存神入於氣穴而後與之相忘也如是為之則神  
自凝氣自聚息自定即非澄心入寂如槁木死灰也  
蓋澄心入寂如槁木死灰以之入道則可以之修真  
則未也指玄篇云自然功績自然偏說自然來不自

然蓋謂此也乃若時至而氣化機動而籟鳴則於自然之中又有烹煉進火之訣存焉悟真篇云始於有作人爭覺及至無為衆所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學者苟未知丹法之有作而便求無為自然是何異於不耕不耘而坐待豐稔者哉

若山澤氣烝兮興雲而為雨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皆知其然矣而不知在天之雨即山澤之氣所化蓋山澤之氣烝而上升於天於

是化而為雲由是陰陽和洽所以成雨及其成雨則  
又還降於地吾身之金丹作用與此更無少異魏公  
設此象以示後學可謂巧於譬喻矣

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

泥乃近水之土性本重滯而居下及曝而乾之則土  
性竭而燥裂化為埃塵矣火乃虛明之物因麗於木  
而有煙焰及煙消焰冷則火性滅而煨燼化為灰土  
矣知乎此然後可以論陰陽反覆之道

若檠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兮麴蘖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

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真汞得真鉛則氣類相感妙合而凝猶夫婦之得耦故謂之同類類同則如檠之染黃藍之染綠皮以為膠麴以為酒不勞於力自然成真若舍此而別求他物則非其種類徒費功夫爾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

考煥若星經漢兮曷如水宗海

世間旁門小術何啻三千六百家惟此一門乃天寶  
大羅飛仙金液九轉大還丹清靜無為之妙術其法  
至簡至易雖愚夫愚婦得而行之亦可以超凡入聖  
是以天戒至重不許輕授於非其人而世之參學者  
不有夙緣契合未易遭遇也今夫魏公不祕天寶作  
此三篇之書言言詳審字字諦當煥若星之經漢曷  
如水之宗海真億代學仙者之龜鑑也指玄篇云多

少經文句句真流傳只是接高人悟解篇云非干大道神仙惜自是凡流不志心或者乃信盲師之說而妄謂神仙誑語神仙肯誑語耶夫古仙留丹書於世蓋將接引後學其間論議昭然可考未遇者固可於此探討既悟者亦可於此印證古之得道者莫不皆然劉海蟾謂恣遊洞府遍討仙經幸不違盟果諧斯願揚虛白謂名山異境歷斗而靡不經遊秘訣神方淵奧而素曾耽翫陳默默謂歷覽羣書參叩高士足

跡幾類雲水反而思之所得盡合聖詮蓋未有自執  
已見而不訪道友獨守師說而不讀丹書者也善乎  
施栖真之說曰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  
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念道所師無狂徒  
後之學者豈可謂口訣不在紙上而竟不留念哉若  
曰我自有師傳密旨其言藥物火候乃古今丹書之  
所無而參同契之所不言則亦妄人也已矣

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絜彬彬兮萬遍將

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  
其門戶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百遍且然況千遍萬遍哉是故  
誦之萬遍妙理自明縱未得師授口訣久之亦當自  
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靜坐得之蓋精思熟味反覆玩  
誦蓄積者多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之謂神明或告  
人兮心靈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  
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此

說是已近世張紫陽以悟真篇授扶風馬處厚侍郎  
且囑之曰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故其  
自序有云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  
之旨無不備悉儻好事者夙有仙骨覩之則智慮自  
明可以尋文悟解其諄諄勉後學之辭與魏公同一  
意嚮蓋所謂神告心悟畢竟有此理也不然二公何  
苦立此空言以厚誣天下後世也哉

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譚景升以化書授宋齊丘齊丘殺景升并竊其書自  
名之尋亦不得善終此傳非其人而彼此致禍者也  
吳世雲以道授許旌陽旌陽又得謚母之至道復授  
於吳厥後皆得道成此傳得其人而彼此致福者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得無  
禍福於傳授賢否之間乎嗚呼世道不古愈降愈下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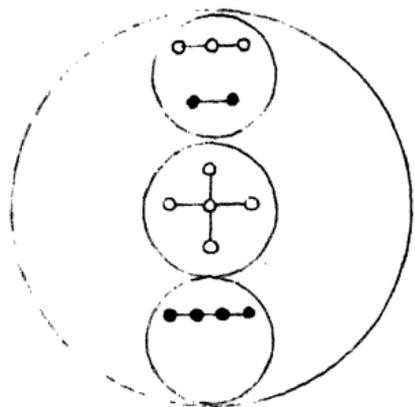
鼎器歌

圓三五徑一分

圓三徑一此吾身之大寶鼎也三才位其中五行運  
其中鉛汞土居其中陰符經謂爰有其器是生萬象  
即此物也金丹種種玄妙皆不出乎此若曰不在吾  
身而在他人則非清淨之道矣

口四八兩寸脣

口四八者四象八卦皆在其中也兩寸脣者具兩儀  
上下之界分也



長尺二厚薄勻

鼎長一尺二寸以應一年十二月周天火候鼎身腹令上中下等均勻不可使之一偏也

腹齊正坐垂溫

坐之時以眼對鼻以鼻對臍身要平正不可敬側開眼須要半垂簾不可全閉全閉則黑山鬼窟也氣從鼻裏通關竅不可息麓息麓則火熾火熾則藥飛矣陰在上陽下奔

陰上陽下水火既濟也還源篇云娑竭海中火崑崙  
山上波誰能知運用大意要黃婆向微黃婆運用之  
功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何由既濟哉

首尾武中間文

首尾晦朔也中間月望也晦朔乃陰極陽生之時故  
用武火月望乃陽極陰生之時故用文火然所謂晦  
朔月望亦譬喻耳却不可只就紙上推究也

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

三旬即三十也七十三十與二百六十合之則三百六十應一年周天數也修煉而至於百日數足則聖



胎方靈聖胎既靈此後二百六十日善能調勻氣候  
常使暖氣不絕則丹功自成翠虛篇云溫養切須常  
固濟巽風常向坎中吹行坐寢食總如如惟恐火冷  
丹力遲他無艱辛也

陰火白黃芽鉛

自子至巳為陽火之候自午至亥為陰火之候酉居  
西方西方屬金故曰陰火白悟真篇云蟾光終日照  
西川是也土中產鉛鉛中產銀銀自鉛中煉出結成

黃芽名為真鉛金碧龍虎經云煉鉛以求黃色是也  
兩七聚輔翼人

兩七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也人中央人位  
也兩七聚輔翼人者龍蟠虎媾會聚於中央也若然  
則南海之儵北海之忽相遇於渾沌之地矣此所以  
烹而成丹也悟真篇云三家相見結嬰兒又曰五行  
全要入中央其斯之謂歟

瞻理腦定昇玄

腦為上田乃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棲于本宮  
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  
關通而百關盡通也作丹之時脫胎而入口功成之  
後脫胎而出殼皆不外此靜中吟云我修崑崙得真  
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  
光闕茲蓋修持日久功夫膽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子處中得安存

嬰兒處於胎中得坤母慤勤育養則得以安存矣

來去遊不出門

門者玄牝之門也來去遊者呼吸之往來也往來不出乎玄牝之門則陰陽氣足自通神也

漸成大情性純

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則日復一日漸凝漸聚胎氣既凝嬰兒顯相而情性愈純熟也

却歸一還本元

大丹之道抱元守一而已其始入也在于陰陽五行

其終到也歸乎混沌無極此之謂歸一還元也

相愛敬如君臣

一年處室夙夜匪懈愛之敬之如臣子之事上也

至一周甚辛勤

還金篇云快活百千劫辛勤一二年自古蓋未有不辛勤入室一年而能平地登仙者也靈源大道歌云他年功滿乃逍遙初時修煉須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閒閒只要養元神其說有味哉有味哉

密防護莫迷昏

翠虛篇云晝運靈旗夜火芝抽添運用切防危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蓋道高一寸魔高一尺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在修煉之士常惺惺耳

途路遠極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運用於玄牝之間一日行八萬四千里之路豈不途路遠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豈不極幽玄耶人能達此則可以驅馳造化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下  
顛倒陰陽會吾身之乾坤矣

刀圭霑靜魄

刀圭丹頭也。魄龍虎也。運入崑崙峯頂而化為玉漿。流入口則風恬浪靜。虎伏龍降也。

得長生居山村

丹成之後散誕無拘繫。翛然道轉高。不問山林之與朝市。皆可以棲隱。今魏公不曰在市居朝。而曰居山村者。畢竟山林是靜緣也。

樂道者尋其根

根者天地之根也金丹之基也翠虛篇云一纔識破  
丹基處放去收來總是伊似非至人指授莫有識之  
者樂道之士有能尋而得此抑何其幸耶

審五行定銖分

五行順則生人逆為丹用法度不可不審也火數盛  
則燥水銖多則濫斤兩不可不定也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

悟真篇云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靜而思之此道乃千聖所祕得之者但藏之胸膺自受用足矣何乃輕泄慢漏孜孜焉語人哉雖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天下後世何此參同契所以作也

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受圖籙兮號真人胎圓功成之後須當調神出殼或跨白鶴或乘火龍超度三界難徑上元始天自此逍遙快樂與天齊年號之曰真人雖然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何白鶴龍鱗

之有哉若言他是佛自己却成魔又美仙君之有哉  
當知白鶴龍鱗皆自我神通變化而仙君亦是自己  
三清何勞上望或者不達此理乃晝夜妄想以待天  
詔至有為黑虎所銜巨蟒所吞者豈不痛哉宋人鑿  
井而得一人之力相傳以為人自土中出許旌陽舉  
家成道後人以為拔瓦屋入於雲中甚矣世之好譎  
怪也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其維指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吾安得夫圓機

之士而與之極論哉吁

序

參同契者數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畧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鈎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性盡矣

參三也同相也契類也謂此書借大易以言黃老之學而又與爐火之事相類三者之陰陽造化殆無異

也魏公憫後學之不悟於是作此一書以敷陳大道之梗槩然恐漏泄玄機遂不敢成片數露未免傍引曲喻泛濫而說又恐閤畧髣髴不能備悉纖微復述鼎器歌於後凡篇中文辭之遺脫者皆於此歌補塞之義理之幽深者皆於此歌潤色之使三篇之言鈎援相逮旨意等齊庶幾後之覽者便得徑路不悖其所趣也翠虛篇云道要無中養就鬼箇中別有真端的都緣簡易妙天機散在丹書不肯泄今夫魏公之

所以數陳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其意不過亦如此不然則大丹之要一言半句足矣又安用醜縷為哉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道無不在頭頭俱是三聖如其度以作易黃老究其妙以作丹爐火盜其機而為燒煉之術或著於言或修於身或寓於物此皆仰觀俯察明陰陽配合之法遠取近用得造化變通之理於是有此三道三道殊

塗而同歸此其所以為三相類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道者萬物之本猶木之根株也發而為枝莖於是有三聖之易散而為華葉於是有爐火之術至於結為果實而返本還源此黃老之所以不失其素而修煉金液內丹養成聖胎也魏公以此三者互相類之道鼎立而言豈故好為此鄭重實欲使學者洞曉陰陽

深達造化也其言出於誠心厥亦審而不誤矣

鄒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畧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平宴然閉居乃撰斯文

魏公生於東漢名伯陽號雲牙子會稽上虞人也今言鄒國者隱其辭也本高門之子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恬然守素惟道是從每視軒裳為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而得大丹之訣乃約周易撰此參同契三篇又恐言之

未盡復作鼎器歌以補塞三篇之遺脫潤色三篇之  
幽深密示青州徐景休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桓  
帝時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嗟夫是書闡  
明道要發露天機其體認真切如此其講貫該博如  
此茲蓋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而魏公猶以鄙夫  
朽生自處至人之謙晦蓋如此

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  
耀精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歷萬世可循序以

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光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無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

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文王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孔子又贊之以十翼蓋將順性命之理而彌綸天地之道也是故表以為厯則坦然可循是為萬世法序以御政則行之不繁足為百王之軌範易道可

謂大矣黃帝觀天之道而執天之行老子含德之厚  
而比於赤子陰符三百餘字道德五千餘言反覆議  
論無非發明造化自然之妙是故世之修丹者必以  
黃老為宗黃老可謂至矣乃若服食之法得其陰陽  
配合之妙以制伏鉛汞則二黃之類先可掃除其餘  
衆石亦皆可棄審其用而煅煉之或為黃或為白則  
成物於天地間豈不為世俗所珍爐火可謂奇異矣  
大易也黃老也爐火也三條羅列枝莖相連同出異

名皆由一門此之謂三相類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硤可觀使予數僞却  
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

魏公作鼎器歌以繼於三篇之後其文字礫礫硤硤  
粲然可觀豈徒抽黃對白諧耦斯文以為觀美哉殆  
有至真之理存乎其間也若謂以妄僞之說誑惑後  
人則稍知道者所不肯為曾謂魏公為之乎又況天  
鑒昭昭禍福不遠何苦以僞言誤天下後世而自取

欺天之罪哉蓋鼎器歌之作所以補塞三篇之遺脫  
潤色三篇之幽深也其辭雖三字為句似乎簡短其  
意則廣大兼該靡所不備真所謂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者也後學不於此而取信將奚之焉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為仙淪  
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  
阨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  
生

此乃魏伯陽三字隱語也委與鬼相乘負魏字也百  
之一下為白白與人相乘負伯字也湯遭旱而無水  
為易阨之厄際為下下與易相乘負陽字也魏公用  
意可謂密矣元豐間呂吉甫守單州呂洞賓至天慶  
觀索筆書二詩其一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  
有住宅父子生來只兩口多好歌而不好拍時呂守  
之婿余中釋之曰天台客賓也石橋洞也兩口呂也  
歌而不拍乃吟詩也吟此詩者其呂洞賓乎是知古

仙立言於世惟務發明斯道以接引後人初不欲彰已之名也

讚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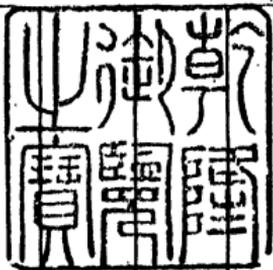
參同契者辭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為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為證用意健矣故為立注以傳後賢

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己益身為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篇以讚序名乃後人讚序魏公此書之辭又曰故為立注以傳後賢其非魏公本文也審矣朱晦菴云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詳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至桓帝時復傳授於同郡淳于叔通因得行于世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彭真一云按諸道書或以真契三篇是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

各述一篇斯言甚誤且公於此再述云今更撰錄補  
塞遺脫則公一人所撰明矣況唐蜀真人劉知古者  
因述日月玄樞論進于玄宗亦備言之則從事箋注  
溥于傳授之說更復奚疑愚嘗紬繹是說竊歎世代  
寥遠無從審定是耶非耶皆不可知忽一夕於靜定  
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從事箋注簡  
編錯亂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驚悟尋省  
其說蓋上篇有乾坤坎離屯蒙中篇復有乾坤坎離

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復有七八九六上篇曰  
日辰為期度中篇則曰謹候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  
方中篇則曰昴畢之上震出為徵其間言戊己與渾  
沌者三言三五與晦朔者四文義重複如此竊意三  
人各述一篇之說未必不然而經註相雜則又不知  
孰為經孰為註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從其類  
分而為三庶經註不相混轂以便後學參究然書既  
成不復改作姑誦所聞於卷末以俟後之明者



周易叅同契發揮卷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周易參同契發揮釋疑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鈞

校對官中書臣盛惇崇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參同契發揮釋疑

宋 俞琰 撰

上篇

匡郭一本匡作垣陳抱一註本改為圍郭避諱也

運轂正軸謂修丹當正其心猶運轂當正其軸也軸在轂內以貫於轂輻則又在轂之外以轉於轂者也一本軸作輻非是

牝牡四卦蓋繳上文乾坤門戶坎離匡郭之句總言之也此四卦乃鼎器藥物後言六十卦乃火候也如中篇謂四者渾沌亦是繳上文乾剛坤柔坎離冠首之句後又曰六十卦用張布為輿恰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皆為吾丹道之用此所以為周易參同契也一本以牝牡四卦為震兌巽艮非是

以為橐籥凝神子陳會真註本以作互

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

謂如御者處於車中而能制御馬之進退以合乎規繩也蓋與中篇龍馬就駕明君御時意同舊本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作猶工御者執銜轡準繩墨非是前輩乃承誤注釋以為猶工者之於繩墨規矩御者之於銜轡軌轍誤矣

兼并為六十謂日用兩卦一月三十日兼并為六十卦也一本作兼并為六十四非是

用之依次序一本依作如

既未至昧爽即下文晦至朔旦之謂也一本昧作晦非是蓋既未即月晦昧爽即月朔若以為既未至晦爽則猶言晦至晦爽於文義大謬矣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蓋以兩卦並言前一卦屬春夏自子至巳陽自下而升也後一卦屬秋冬自午至亥陰自上而降也若只以一卦言則一卦止有六爻以十二時配之恰欠其半畢竟日用兩卦直事須當以兩卦並言

得其序一本序作理

變化於中晦菴朱子註本變化作升降一本作升降變  
化於其中

包裏蓋用文子通玄真經語舊本作包囊非是

以無制有乃是製造之制非制御之制也大丹之法於  
無中造出有來故曰以無制有如作制御之制發明  
而以無為神為汞為離以有為氣為鉛為坎此亦是  
一說然非魏公本旨愚嘗反覆考之蓋因龍虎經有

所謂有無相制朱雀炎空於是後人更不究上下文之義竟以製造之制作制御之制說了又如中篇謂剛柔斷矣不相涉入言剛柔不相侵逾也故繼之曰五行守界不妄盈縮却與後章剛柔離分之義不同或又泥乎龍虎經有所謂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之咎譴責於土之說亦未免以剛柔離分之義說了今人相傳皆謂魏伯陽因龍虎經而作參同契故不得不祖龍虎經之說殊不知龍虎經乃是彙括參同

契之語實出於魏公之後晦菴朱子云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為之其間蓋有說錯了處愚向者未得其說亦弗敢便以朱子此論為然後來反覆玩味以參同契相對互考其說乃覺龍虎經之破綻旁出而真是櫟括參同契之語也蓋魏公之作參同契乃是假借周易文象發明作丹之祕非推廣龍虎經之說若果推廣龍虎經之說則當曰龍虎參同契不得謂之周

易參同契也然而龍虎經亦是好文字是故蔡季通深喜其言如曰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又曰自然之要先存後亡誠為至論但不是魏公以前之書耳器用者空李抱素註本者作皆

為徵一本徵作證

相當一本當作合非是

始終一本作終始非是

皆稟中宮一本稟作在一本作中宮所稟非是

之時一本時作際

統黃化一本作化黃包

鄴鄂朱子考異作根鄂鄂即萼也詩云鄂不韡韡是此  
鄂字或作垠塢或作圻塢或作鉞鏹皆非是

稱元皇一本稱作當

元年一本年作炁

乃芽滋一本作芽乃生一本作乃牙滋

復卦建始初或疑與關睥建始初重複遂改初為萌朱

子謂此乃不識古韻者妄改之也又如下文九六亦相當或疑與剛柔相當重複而改當為應皆非是

日月無雙明謂日出則月沒月出則日沒晝夜遞炤迭為出沒也一本無作炤非是蓋古先無字皆作无如易所謂无妄无咎皆此无字一本作煥炳而成雙

兔者吐生光一本作兔魄吐精光一本作兔魄吐生光東方喪其明舊本作東北喪其明蓋因易有東北喪朋之語遂相承其誤習之而弗察也按坤卦云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蓋謂坤位西南西有兌南有離巽皆陰卦也以陰從陰故云得朋若東北則震艮坎乾皆陽卦也故云喪朋今魏公謂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蓋言三十日之晨太陰沒於東方乙位即非用坤卦東北喪朋之說何以明之蓋西方庚辛南方丙丁東方甲乙乃一月六節內太陰昏見晨沒之地王保義所謂月有三移是也今夫月之三日昏見于西方庚至十六則晨沒于西方辛八日昏見于南方丁至二

十三則晨没于南方丙十五日昏見于東方甲至三十則晨没于東方乙其理蓋曉然矣豈得乙為東北耶自古甲之與乙俱列于東方即不在東北今以乙為東北則十五乾體就之時曷不謂之盛滿甲東北耶甲近東北且不謂之東北何況乙在甲之前而又近東南其非東北也明矣

九六亦相當上文復卦建始初下已釋之

易象索滅藏謂三十日之夜日月之象俱沈於北方也

一本易象作陽炁非是

象彼仲冬節至以曉後生盲舊本錯於後序陳抱一移  
置子當右轉之前皆非是按此章凡押兩傷字并上  
文易象索滅藏連之則又押兩藏字蓋古人多用重  
韻後人不曉往往妄亂遷改遂使文意不連屬如上  
文關雎建始初與復卦建始初又如剛柔相當與九  
六亦相當皆重韻也豈可遽以重韻而害其正文哉  
商旅一本商作賈

浩廣一本廣作曠

眇難覩一本覩作覲

符徵一本徵作證

節令一本節作時

中稽於人心一本心作情

依卦變一本作循卦節

循彖辭一本循作因彖作象非是

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一本治作理一本作天下然

後治此二句似乎引用乾卦乾元用九天下治之文  
然按上文坎離者乾坤二用則是坎離為乾坤之用  
非謂用九用六也如上文東方喪其明亦非用坤卦  
東北喪朋之義蓋魏公之為是書大率皆是假借正  
不必牽泥也

可不慎乎一本作可得不慎乎非是

魁杓一本杓作柄

諺離即別離也一本作移離一本作坎離

仰俯他本皆作俯仰朱子謂當作仰俯乃叶韻今從之  
統錄一本統作總

日含五行精一本含作合非是

詰過胎主一本作結過移主

辰極處正一本處作受一本正作政

布政一本作政德非是

終脩一本脩作循一本作中美

以掩蔽一本以作已

有无亦相須謂水火二氣相資而成造化也有无或作  
金炁或作吟炁皆非是

進退分布一本進退作退而非是

採之類白一本採作望一本作搖

白裏一本作包裹

相扶一本扶作拘

相連一本連作通

是非歷藏法謂此道非歷五臟存思之法也若以是非

兩字作是是非非之義則誤矣

次日辰一本次作以非是

累土一本作周迴

而意悅一本作意悅喜

跨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若以血肉之  
軀投畀水火則豈特焦濡而已哉

移居一本居作名非是

功滿一本滿作成非是

偃月按下文曰汞日則偃疑作鉛音聲相傳之訛耳  
作鼎爐舊本作作法非是

艮亦八一本作亦如之

虧明一本明作傷

金本從日生朔旦受日符謂月之光從日而生每月朔  
旦與日相合也蓋金火即日月也舊本作月非是  
若以為金本從月生則猶曰月本從月生此何義理  
數稱五一本數作號

舍育一本作貪欲

佇息謂凝佇呼吸之息二者合而為一如夫婦之交合也一本息作思一本作恩皆非是

執平一本執作氣

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諸本皆在壽命得長久之下惟鄭虛一本却在本性共宗祖之下

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即是直指凡砂凡汞之造化以譬喻丹法之造化却非假借外一物以比並內一

物相對而言也

以黍一本黍作粟非是

其卵一本卵作子非是

泥汞一本汞作頽

煉飛一本飛作治一本作持

鼓鑄一本鑄作下非是

雜性不同類一本類作種

僥倖訖不遇聖人獨知之朱子本無此十字

生狐疑一本生作坐

始畫八卦效法天地一本作始畫八卦象效法天地圖  
一本作畫八卦效天圖皆非是

循而一本作結體

庶聖謂無位之聖人也孔子是已一本作聖者與非是  
三君一本君作聖

令可法一本令作誠

為世定此書謂金丹大道無形無兆無以使後人取法

故定此參同契一書于世與中篇定錄斯文義同舊  
本作為世定詩書非是

竊為一本為作待

輒思慮一本作綴斯愚非是

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即前章所謂上弦兌數八下  
弦艮亦八也蓋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以兩弦相  
合而觀之則成一月三十日之數却與水中金之義  
不同一本金計有十五作金數十有五

其土遂不入二者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此  
三物即是金水土三件金水二者與土合而為一故  
曰三物相含受若又添水火言則成五物矣或以三  
物為金火木以二者為水火冗雜迨甚非至論也一  
本其土作其三二者作火二又作水二皆非是

擣治一本作鑄冶

致完堅一本致作緻

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與下篇升熬於甌山兮炎火

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龍和於後實同一義舊本  
龍虎作晝夜非是

始文使可修一本作始初文可修

親觀一本作相親一本作須親

服之一本作粉提一本作粉捏一本作提粉皆非是  
一九一本丸作元一本作粒皆非是

刀圭即是刀頭圭角些子而已言其不多也若以刀為  
金圭為二土巧則巧矣然非魏公之本旨也

較約一本較作簡

光明一本明作榮非是

薄蝕一本作激薄

顯龍虎一本顯作題

嘉黃芽一本嘉作加

中篇

偕以造化一本偕作須一本作始

元基一本作玄基一本作元模

六十卦用張布為輿一本用作周非是

不邪一本邪作陂

傾危國家一本作家國傾危

卦日一本日作月

六十卦用各自有日一本六十卦用作餘六十卦非是  
在義設刑舊本在作立

日辰一本辰作夜

用心一本作逆賊一本作迸散

已口一本已作鼎

之來一本來作中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上篇以無制有下已釋之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至始於東北箕斗之鄉蓋晦朔之間乃是亥後子前日月於此而隱藏箕斗之鄉乃是艮後寅前日月自此而旋起以比喻丹法之妙與天地日月同途也或者徑以艮後寅前為晦朔之間為一陽生採藥之候則相去遠矣

旋而右轉嘔輪吐萌謂陽火自腰間旋斗歷箕上至玄  
關則光耀透于簾帷之外也一本旋而作左旋

昂畢之上震出為徵蓋謂月初生見於西方其象如震  
以喻身中火候也若以月出方位論先天八卦方位  
則先天之震不在西火候之震亦不在西既不識其  
落處徒見其說之相戾耳

和平一本和作初

其統一本其作陰

六五坤承謂六五三十日却非謂坤卦六五爻也

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諸本皆在為  
道規矩之下惟朱子本在世為類母之下非是

周流六爻一本流作章非是

難以一本以作可

滋章一本彰作亨

生光一本生作正非是

漸進一本漸作寢

成泰一本成作承

運而一本而作移

榆莢一本莢作葉非是

振索一本索作京

陽終於巳中而相干謂四月屬巳律應中呂也霞山子

詹谷註本中而作中呂一本中作午非是

午為蕤賓為一作主

遊世去位一本作遊去世位非是

其精一本其作真

陰伸陽屈毀傷姓名謂七月屬申律應夷則也伸即申也傷即夷也舊本毀傷作沒陽一本作沒揚皆非是消滅一本滅作息非是

至神一本至作其一本神作坤

衰盛一本衰作更非是

承御一本承作永

千秋一本秋作載

一無一本無作元非是

流布一本流作雲

類如雞子至肉滑若飴舊本差在後蓋疑其重韻而妄  
掇之也今移正之類如一本類作狀相扶一本扶作  
符乃具一本具作俱若飴舊本飴作鉛朱子本改正  
作飴

鉞鐔上篇已釋之

恒為一本作築固一本作築完一本作築垣

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一本作爰初之時由乎乾坤  
拘則水定水五行初一本作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道無形象舊本無作之蓋古者無字是此无字之與无  
草寫則相似故誤作之字也一本象作狀

真一難圖一本一作其

至懸一本作玄且非是

耳目口三寶一本作耳目已之寶非是

發揚一本揚作通

視覽一本覽作聽

順鴻濛一本作順以鴻

念念舊本作無念

證驗自推移舊本作證難以推移非是

寢以一本作以浸

洞無極一本洞作潤非是

谷中一本作中宮一本作容中皆非是

任杖一本作拄杖

沒水一本沒作投

獲黍一本獲作獲

不見功一本不作無

至約一本至作事非是蓋草書至事之相似也

遂相銜嚙咀嚼相吞舊本彭真一註及紹興間劉永年

本皆在慈母育養孝子報恩之下朱子謂今按二句

自屬下文俱相食併之下四句相承語意連屬不當

在此愚按此章以母子之情為喻蓋所謂遂相銜嚙

為慈烏反哺之義正當在此今依舊本移正之

三五為一即上篇子午數合三戊巳數稱五是也蓋與  
悟真篇三五一不同一本為作與非是

子當右轉謂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謂龍從火裏出  
也子午即水火也子當右轉者金水合處蓋從右轉  
至於子也午乃東旋者木火為侶乃自東旋至於午  
也天道左旋右轉還丹之道與天道一同若曰子從  
右轉而加酉午從東旋而加卯則是右旋左轉與天

道背馳矣東旋一本東作左

主客一本客作定

貪併一本併作便一本作榮皆非是

各得其性一本得作有性作功

如審一本審作有

得成正道一本作得為成道

父主稟與一本主作生非是

牝雞一本牝作肥

施化之道一本道作功一本作精非是

受氣之初一本之作元

日改月化蓋用莊子語一本作日受月化非是又疑日受月化礙理遂改為月受日化亦非是

水性周章一本水性作和融

木火為侶謂龍從火裏出東三南二同成五也金水合處謂虎向水中生北一西四共成之也張紫陽謂四象不離二體正是此意或用先天離次加於後天震

尤以發明此說不惟失魏公本旨蓋與身中造化大段相反一本金水作金木木火作水火謬之甚矣

列為一本列作合一本作引

心赤為女一本脫此四字

子五行始一本脫此四字一本子作居

建緯一本緯作位

虛危一本作抱真

執火一本作降坐

調合一本作執火

妄有所冀一本作冀有所望

以礪一本礪作尚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至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  
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蓋謂古之聖賢既得此道以懷玄抱真復憂憫後生  
好道之士不得其說遂為之隨傍風采援古證今著

為圖籍以開示之又不敢直直敷露於是託號五金  
八石而發明之也所謂著為圖籍託號諸石乃指古  
之聖賢如此非謂後生好道之人如此也此章彭真  
一陳抱一皆體認錯了惟朱子註獨得其旨

三元一本元作光非是

精溢一本作津液非是

化形一本化作變

覆謬衆文謂反覆謬亂其文而不敢徑直漏泄也一本

謬作冒非是

傳世一本傳作舉

不仕一本仕作遂

故為亂辭一本為作非非是

玄溝一本溝作遠

退自後舊本後作改非是

關鍵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周天兩字舊本皆作周炁

朱子疑周炁無義理遂改為害炁亦非是害字與周

字蓋相似烝字與天字頗相近也

江河無枯竭兮水流注於海舊本無作之非是之无之  
誤中篇道無形象下已詳釋之一本河作淮

終復始一本作復終始一本作復更始

張於一本於作設

白虎一本虎作礬非是

蒼龍一本龍作液非是

歷止一本止作之

龍鱗甲鬣一本龍作魚甲作狎非是

接連一本作雜選

自相守一本自作而

房六一本六作七非是

正陽一本陽作陰非是

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蓋謂房六昴七張二三方  
之氣并北方危一都會集而歸於一處也中間極有  
造化蓋南北張危月也東西房昴日也危一合房六

則為水之生成數張二合昂七則為火之生成數房  
六在東張二在南木火為侶六與二合而成八昂七  
在西危一在北金水合處七與一合而成八應二八  
一斤之數所謂本之但二物者此也一本并危一作  
并為一又一本作之與一皆非是一本一所作二所  
亦非是當知魏公之作是書無一語不合造化若以  
為三五之與一分都集歸二所則造化何有哉又況  
二所之說尤其大謬縱使果謂之二所則當言分不

當言集既謂之集則當言一所不當言二所也

取甫詹霞山註本作甫取

赤色通表裏一本作赤黑達表裏

黍米一本黍作稻非是

若山澤氣烝兮一本作山澤氣相烝兮非是

億世一本世作代

而可考一本而作自

心靈一本心作覓

忽自悟一本忽作乍

受圖錄一本作錄天圖非是

鼎器歌

徑一分舊本徑作十

長尺二一本尺二作二尺非是

腹齊正朱子云按齊即古臍字一本作腹五齊非是

首尾武中間文蓋謂晦朔為首尾月望為中間也首尾

即是一處中間亦即是一處若言巳為陽子尾午為

陰亥首巳午兩向為中間則是兩箇首尾兩箇中間  
矣一說以進陽火則子丑寅為首辰巳為尾退陰符  
則午未申為首戌亥為尾中宮為中間則是兩首兩  
尾一中間其說皆未穩

兩七聚一本聚作竅非是

瞻理腦一本瞻作瞻一本作瞻皆非是

序

三相類謂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之陰陽造化互相似也

自彭真一以木三火二土五金四水一畫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故後人皆祖彭氏此說竟以為魏公本文而並作五行之相類說了沿襲至今無有辯之者皆不思魏公所言相類者果為何事況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合五行之生成數今彭氏止用生數烏得謂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為木三火二為一五金四水一為一五與中央土五共成三五則猶可謂之三五相類今言五行之相類則水自

一數火自二數金水土之數各各不同安取其為相類哉一本作互相類似亦可取終不若三相類之說為甚明也蓋詳其下文有曰三道由一俱出徑路又曰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其為三相類居然可見矣

鄆國鄙夫魏公自謂也魏公乃會稽上虞人今不曰會稽而曰鄆國者不欲顯言其本貫也若直謂之會稽則是後人改之之辭非魏公本文也

挾懷樸素一本作懷樸抱素

不樂權榮謂不肯愛樂權勢榮耀也樂字當作去聲一  
本權作懼非是

利名一本利作令

宴然閒居一本作遠客燕閒

察其所趣一本所作旨

共倫一本倫作論

施化一本施作神

歸根一本根作愚非是

我心一本心作形

八石一本八作五

成物一本物作功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至各相乘負  
安穩長生十六句乃是隳括魏伯陽三字各相乘負  
者如委鬼相乘負為魏人白相乘負為伯下易相乘  
負為陽是也一本鬼作仙阨作厄各相乘負安穩長

生作吉人相乘安隱長生又一本作吉人相乘負安  
穩可長生皆非是又一本東西南傾作東西南北水  
早隔并作水旱兵革

讚序

立政一本作御極

米鹽蓋用史記天官書語米鹽分判猶言黑白分明也  
一本米鹽作坎離非是

以易一本易作經

立注一本注作法非是

為此一本此作吾

參同契發揮三篇版既成冲虛子張本真命工以釋  
疑二十頁併刻之俾讀者有所攷焉冲虛可謂好道  
之篤見義之勇也



周易參同契發揮釋疑